

## 短小灵巧的双手

阿璧 1982 年赴美，在夏威夷已定居 30 多年。她四岁就开始学习钢琴，克服了手指短小的先天不足，经过艰苦磨砺，成了夏威夷闻名的钢琴教育家、被世界众多国家认可和赞许的钢琴演奏家。现在她住在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，这里因盛产檀香木而被移民来的华人称为檀香山。

她和几个弟弟出国前，都曾得到过我老伴在英文方面的指导，所以姐弟几个常念他的好。如今，老伴已故世三年。我知道，阿璧此番邀请我去檀香山，是希望用那儿的鲜花和海洋洗涤我失去老伴的痛楚，护持我走出晚年的孤寂和苍凉。还有，再次聆听久违了她那美妙的琴声……

夏威夷，是我向往已久的美丽岛屿。半个多世纪前，我老伴远涉重洋赴美留学，乘坐的是轮船，航程的第一站就是檀香山。那时的檀香山盛产菠萝，菠萝园的自来水龙头里放出来就是菠萝汁，供上岸休息的乘客免费畅饮。老伴也曾周游列国，但他认为世界上风景最好的地方要数夏威夷。现在，我终于有机会到这个“最好的地方”，来圆一圆梦了。

阿璧到机场接我时，把一个紫红色兰花的花环套在我脖子上。我问：“花环能保存几天？”她心领神会，俏皮地回答：“放在冰箱里，保质期至少两周！”我没有表白什么，但聪明、善良的阿璧一定知道我想要干什么……

阿璧的家很简朴，除了客厅里那架硕大的三角钢琴外，绝没有像国内那种“土耳其皇宫”式的豪华装修。当然招待我的那间客房还是蛮惬意的。从落地窗远眺，绿水青山，繁花锦簇；启程时上海还是春寒料峭，只有跳街舞的老太太们敢于将短裙穿在连裤袜外面，我则还穿着薄薄的羽绒衫，而这里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穿 T 恤，你要怎么穿就怎么穿，绝不会有人探头探脑，指手画脚。

阿璧一早要去学校上课，下午要教孩子弹琴。我起床后就能享受到她为我准备的温(州)式早餐。白粥、乳腐淋上麻油，虾皮蘸黄酒，外加一杯现榨的果汁。留言条上总是写着“三阿姨，下午四点，我教完孩子带您去兜风”。她每天的事都排得满满的，但却有条不紊，一切都靠她那双虽然短小却又十分灵巧的手来完成。

无论是外表或内在，她都不像已年逾花甲、在上海小囡嘴里都要称“阿婆”的人。她的车技十分棒。她带我盘绕上山，有时连续几个接近 90 度的急转弯，向上望是无际的云端，朝下看是无边的大海。年届八旬，少有这种惊险镜头的我，却一点也没感觉啥，因为阿璧始终给人一种安全感。



# 阿璧

◆ 林云云

阿璧是我大姐的女儿，祖籍广东中山，祖父李伟先是上海著名的收藏家，曾把许多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，受到陈毅市长的表彰。老先生为孙女取了一个内涵深邃的名字——李璧传，昵称阿璧。她不负祖望，勤奋、孝顺、善良，在钢琴演奏与教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。去年，应她之邀，耄耋之年的我第一次走出国门，与她相聚。

本版插图 叶雄



## 走出大饼油条店

年轻时，阿璧的三个弟弟去了安徽插队落户，她作为唯一的女孩留在了上海，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一家大饼油条店卖筹码。也许是弹钢琴练出来的手势，她收银和筹码的速度娴熟而快捷，招揽了众多排队买早餐的上班族们，令周边同行们刮目相看，可谓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

每天从凌晨四点到下午两点，整整 10 个小时紧张而呆板的工作，阿璧坚持了七个年头。在文明和知识遭受摧残的荒诞年代，她的钢琴被抄走了，琴谱被烧了。她在自家饭桌边画上了黑白琴键，背诵着，比划着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她无法与命运抗争，有的只能是忍受和等待，用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皓首穷经般的虔诚，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……终究，阿璧用整个青春年华等来了十年离乱后的云开日出，用生命的执着迎来了被荒芜了十数载的校园的和煦春光。春发、夏繁、秋收。1978 年秋天，伴随着钢琴曲《松花江上》，阿璧，这片红于二月花的“霜叶”，幸运地飘逸在艺术殿堂——上海师范学院的校园。当时的《解放日报》以“艺术学院喜得人才”为题，特别赞许了阿璧的钢琴成就：“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招收的新生李璧传所演奏的钢琴曲《松花江上》，处理细腻妥帖，较好地体现了乐曲的思想感情，达到了独奏的水平。”她终于走出了那家大饼油条店。

筹码换成了琴键，琴谱比账本更珍贵。她用乐观和自信扬起了生命的帆，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，并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”记得她上班的最后一天，我和我妹妹舍近求远，特意跑到她店里买豆浆、豆浆，她的同事给的量足足是平日的两倍。

## 黄昏海岛飘琴音

日夜苦读(弹)，四易寒暑后，阿璧结束了大学生涯，走出国门，来到了夏威夷，开始客居异国他乡的另一生活……

1984 年，她获得夏威夷大学硕士学位。在夏威夷大学钢琴协奏曲比赛中，她名列榜首，成为该校第一位同夏威夷大学交响乐团合奏美国作曲家格什温名作《蓝色狂想曲》的中国钢琴家。两年后，她成为该校的一名教师。

初来乍到，立业的前提是生存。现今留学生抵达美国时，先要想的是买电脑、手机，也有加入健身俱乐部的，买车的。他们无法想象的是，八十年代出国的学生口袋只有 40 美元。经人介绍，她每星期周末飞 30 分钟到一个小岛 Lanai 教琴。这个岛上的居民只有约 2000 多人，学生年纪从 5 岁到 50 岁不等。她乘坐的 5 人小飞机经常是只有她和驾驶员，整个机场只有一个工作人员。如果她迟到了，飞机也会等。机场有时停电，就开汽车用尾灯导航。

阿璧这次抽空把我带到了 Lanai。小岛发展甚快，目前已有两个顶级酒店，包括国际知名的四季酒店(Four Seasons)等，岛上居民多数从事旅游业。飞往这儿的有小型飞机，也有大型飞机。由于酒店出名，游人与日俱增。

## 跨海越洋架桥梁

阿璧没有如雷贯耳的显赫名声，只默默耕耘在钢琴这块田地上。练琴、教琴、演出、交流，她恪守着人生能量的转换和守恒定律，犹如每天拍打着火奴鲁鲁海岸的涛声。

她经常应邀在亚洲、欧洲、南美洲等地举行独奏音乐会，演出和演讲过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50 余个。阿璧把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和博爱，用琴声传播到世界各地，特别是华人艰苦创业的地区。1996 年，瑞典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她的独奏音乐会。当地报纸的评价是：“李的演奏音乐色彩表现特佳，演出完美无瑕。”演出结束后，当地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还特地请她吃饭，并赠给她一套精美的茶具。当然，最令人难忘的是 1991 年 5

## 海魂花魂伴忠魂

离开檀香山的前夕，是我唯一没有听到阿璧琴声的一天，她腾出了一整天的时间，陪我参观了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击沉的“亚利桑纳号”战舰陈列馆、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军舰纪念馆……我们又路经张学良将军的墓地。那是在岛的东北角，背山面海，风景秀丽。

阿璧没有忘记把我带到海边，从车尾箱里拿出那串依然鲜艳的紫色花环，套在我的脖子上。她请游人为我俩拍了我在夏威夷唯一的一张留影。阿璧身着印有黑白琴键和五线谱音符的桔红色 T 恤，如似锦的晚霞。她笑看夕阳西坠，且将喜迎旭日东升。我则向大海抛出了我给老伴的信物，寄托那随着海浪起伏飘动的花环，送去海魂、花魂和我对他至死不渝的爱的忠魂……

去我们住宿的酒店路上，我们遇到了阿璧当年教过的学生，阿璧和她在车里遥相招手问候。到了酒店，我们又遇到了一位阿璧前些年的学生。如今她正是这家酒店的大堂经理。真是桃李满天下！

晚餐前，岛上游客们的夜生活还未开始。我们经过大堂，看到咖啡吧旁有一架斯坦威钢琴，我一时兴起，说，阿璧，为我弹支曲子吧。阿璧点头，去问了那位小姑娘经理，经理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当然可以！好久不听老师的演奏了呢！”于是，阿璧坐在钢琴前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弹了一支委婉而深沉的曲子。

对于钢琴我是外行，只觉得仿佛幽梦般凄清缠绵。阿璧告诉我，这是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名曲《爱之梦》。接着，阿璧又为我弹奏了一支她专门为我而作的曲子，依然是委婉而深沉。这回，我读懂了。这是为安抚我丧夫之痛，为追思我的丈夫、她的姨夫而创作的。用宋美龄女士当年安慰护持一位失去亲人、悲伤逾恒的朋友的一席话来诠释：死亡不是光的灭绝，而只是灯油燃尽，因为黎明总会来临。

黄昏时分，夜色苍茫，小岛有几分凄然，但情切切，意深深，音乐能飞越国界。相信我那远在天国的老伴，一定会感受到阿璧的缅怀情深和这来自小岛的琴音。

月，她回到祖国，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独奏音乐会。当时有幸邀请到了贺绿汀、丁善德、曹鹏等音乐大师莅临指教。演出最后，她表演了贺绿汀先生的《牧童短笛》。琴声一落，人们不但对演奏者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还把尊敬的目光和微笑投向了贺老……此后的十数年，她热衷于国与国、校与校之间的交流。她协助主办，邀请了孔祥东、李民铎、司徒汉等著名音乐家来夏威夷讲学演出。由于她的努力，中国音乐学院、上海师大、同济大学等都与夏威夷大学开展了交流活动。

她为中外之间的音乐架起了沟通的桥梁。很多赴美的同行都得到过她事业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。那桥梁就像火奴鲁鲁岛雨后天空一弯瑰丽的彩虹……

在夏威夷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得到了阿璧的热情款待、悉心照料。出行自如，衣食无忧，连回沪的行李都是她帮我收拾的。为了怕超重，她用磅秤称了又称。我买的礼物如何分配她都替我规划好了，还开车到大老远的有打折的地方。我的钱省了，她的汽油费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用真情努力地抚平我心灵的创伤。

不远万里来到异国，老伴的身影似乎就陪伴在我身旁。我们相濡以沫四十余载，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令我终生受用。我常常背诵苏轼的那首词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……”临行，我告诉阿璧，希望她能为此词谱上曲，我则进老年大学的钢琴班，学它一年半载，争取和她“四手联弹”这首堪称千古悼亡辞之魁的佳作绝唱……

# 188 路上的“阿胡子”

◆ 吴乃良

前不久，与某电台的一位业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张老师路边邂逅，他知道我是“老公交”，且是从事企业宣传工作的，没寒暄几句，就话锋一转问道：“公交 188 路上位人称‘阿胡子’的驾驶员，依认得哦？”并建议我得闲去乘乘他的车，一定能发现“闪光点”、写篇好文章。

张老师冷不丁提及“阿胡子”，源于日前他乘坐 188 路车时亲眼目睹的一次车厢即景。车辆中途停靠站时，有一手持盛有液体大号可乐瓶的男子上了车，投币后径直朝车厢后面走去。驾驶员发问了：“先生，依瓶里瓶装了啥？”该男子却丝毫毫没有反应。“拿可乐瓶的先生，问依闲

话呢？”只见驾驶员起身站在驾驶室里，转身朝着男子再次追问。尽管男子一再回答“没啥、没啥……”但驾驶员还是坚持表示要履行行车人员的“安检”职责，检查一下可乐瓶。

一时相持之后，男子只好来到驾驶室边。“帮帮忙……”还没与驾驶员耳语上两句，就遭到了驾驶员的大声拒绝：“朋友，其他忙，都好帮；格种忙，我帮勿了。依带了汽油，哪能好上车……”在驾驶员和众多乘客的一再劝说和指责下，该男子

终于下了车。原来，该男子开的轿车因断油而趴在路上，这是他临时带了点汽油前往“救急”的。

目睹此景，职业的敏感性让乘在车上的张老师对这位当班驾驶员产生了兴趣。车到终点站后，张老师在车下对驾驶员作了简短的即兴采访。在问到驾驶员是如何察觉乘客所携带的是违禁物品时，他如数家珍地一连说出了多个“疑点”：首先他上车刷卡时，“可乐瓶”拿得比较低，有故意躲避驾驶员视线之嫌疑；

其次人们出门在外，通常喝的都是小瓶或中瓶的纯水或饮料，大瓶有悖常规；另外他瓶里的液体，一眼看去，既不像纯水那么清，也不像饮料颜色那么深，加上上车后他对我的问话佯装没听到，显然是在逃避检查……人不可貌相，听着眼前这位一脸络腮胡、长得有点五大三粗的驾驶员的一番话，张老师暗暗为他“过细”的工作而喝彩。

张老师还特别向我提到，当问及驾驶员的姓名时，他却答非所问地

说：危险品是不能够带上公交车的，对携带者说 NO，是公交行人员的职责。最后，在张老师的一再追问下，他才诙谐地说：“我叫‘阿胡子’，188 路的‘阿胡子’就是我……”

“阿胡子”大名奚新昶，年近五旬。早在他开“塘川专线”时，我因乘车上下班与其相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位待人热情、憨厚善良、工作敬业的普通职工。因工作关系，我采写过孟丽昭、陶志芳、钱怡、陈宝良等众多公交模范、先进职工，而对像奚师傅这样的“草根”，却很少点赞。

社会的公共安全，是所有社会人的共同责任。在这里为 188 路上的“阿胡子”，点一个赞！